

<<李长吉评传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李长吉评传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1006264

10位ISBN编号：7511006264

出版时间：2012-1

出版时间：海豚出版社

作者：朱英诞

页数：11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李长吉评传>>

前言

俞晓群、陆灏和我，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“三结义”。

那时，我刚要“退居二线”，但是贼心不死，还想做事。

更主要的，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，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。

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，但是，我知道，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，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。

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！

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：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。

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，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“三结义”了。

完全没有想到，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。

我们的“三结义”居然越搞越热火。

没有多少年，做出来的东西，无论质与量，都让我惊喜不已。

举例来说，先是《万象》杂志；接着是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，几百本；后面来一个《书趣文丛》，六十来本……这些成绩，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。

自然，这些书的问世，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，恕我不一一列举了。

那时“三结义”的“桃园”在沈阳的“辽教”。

以后时过境迁，我们的刘备——俞晓群——迁出沈阳，于是，现在再次“三结义”，改在北京的“海豚”了。

出版社而名“海豚”，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。

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——“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，可是海太深了。

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，可是天太高了……一天使，我如何才能得‘到你爱的馈赠……’海豚痛苦地低鸣。

”现在，解决海豚痛苦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——陆灏。

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，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，以宏文，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——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。

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，乐见俞晓群、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，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。

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“三结义”中的一员，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。

我今年七十九岁，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，话话前尘。

以后，可能连这也不行了。

但是无碍，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，还是相信：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俞、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。

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，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！

二 一 年五月

<<李长吉评传>>

内容概要

本书为朱英诞晚年所著三种长篇随笔之一(另两部为《诚斋评传》、《梅花依旧》),写成于1978年,后又于1981年作“后记”、1983年作“后序”。

对于李长吉之兴趣,为朱氏之“白骑少年”时代即有之。数十年读之、感之,遂有此《李长吉评传(精)》生发焉。

<<李长吉评传>>

书籍目录

小引

自题《李长吉评传》并序二首

一、怪丽的故乡：昌谷山居

二、一幅减笔画——苦吟者自画像

三、长吉“歌诗”的来源

四、“鬼才”上

五、“鬼才”下

六、苦吟与晦涩

七、讽刺与同情

八、传奇世界里的传奇人物

后记

《李长吉评传》后序

<<李长吉评传>>

章节摘录

长吉傲忽，也许是性格使然。

请看《幽闲鼓吹》：“李藩侍郎尝缀李贺歌诗，为之集序未成。

知贺有表兄与贺笔砚之旧，召之见，托以搜访所遗。

其人敬谢，且请曰：‘某尽得其所为。

亦见其多点窜者。

请得所葺者视之，当为改正。

’李公喜，并附之。

弥年绝迹。

李公怒，复召诘之。

其人曰：‘某与贺中外，自小同处，恨其傲忽，尝思报之！

所得兼旧有者，一时投于溷中矣。

’李公大怒！

叱出之。

嗟恨良久。

故贺篇什流传者少。

”这个传说，也许并非完全是造谣。

若未一语却也可见其不足尽信处。

1771DO《唐书·艺文志》：《李贺集五卷》。

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：《李贺集五卷》。

《文献通考》：《李长吉四卷》，外集一卷。

并无不同，本无可疑。

李贺是著名的苦吟者，即使他年轻才富，苦吟诗人所写也本不会很多；况又早死，位卑性狂，并与其时党争略无关系；所作诗即有遗佚，也不会是大量的，甚或正部头的。

报复说殊不足信。

长吉体质“细瘦”或“纤瘦”，又是“通眉”、“长指爪”，貌与人殊，如此；长吉自道亦有云：日夕著书罢，惊霜落素丝；镜中聊自笑，诘是南山期！

长吉的外部生活的一部分，这是大家所熟知的：恒从小奚奴，骑距驴，背一古破锦囊，遇有所得，即书投囊中。

及暮归，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；见所书多，辄曰：“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！”

”上灯，与食。

长吉从婢取书，研墨，叠纸，足成之。

投他囊中。

非大醉及吊丧日，率如此。

过亦不复省。

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。

长吉往往独骑，往还京洛，所至或时有著，随弃之。

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。

——李商隐《李长吉小传》 这样一种任性自由状况，既然大半得之“王氏姊”口中，则别无责怪贬低意；或者那类负性的失实之传闻，恐怕也正是由此演绎而成，也未可知。

何信何疑，并不难索解吧？

从母亲的“太息”里，我们也可以猜想得出：苦吟者长吉正是一个在溺爱中成长起来的孩子。

咽学楚吟，病骨伤幽素；秋姿白发生，木叶啼风雨。

长吉的“病骨”无疑是双重的，既是精神上的，也是肉体上的。

陇西长吉摧颓客，酒阑感觉中区窄；葛衣断碎赵城秋，吟诗一夜东方白。

习惯于如此贤张的“疾书”之风里度日过活，这称“庞眉书客”的少年诗人年未及三十，早熟又早衰

<<李长吉评传>>

便更不难解释了。

长吉家有小奚奴，有婢女，他当然是一个贵公子；但一面又是“憔悴如刍狗”（《赠陈商》）的自卑者；其结果则是：非君唱乐府，谁识怨秋深？

而“秋室之中无俗声”：这就是苦吟者长吉形神俱似的最美好的自画像了。

关于“苦吟”，下面将另论。

这里要补足的是“庞眉人苦吟”，长吉每自觉其“苦吟”，不但难能可贵，这也正是长吉自画像的基础。

长吉与另一位名副其实的贵公子曹植相较，曹植云：“中和诚可经”（《又赠丁仪、王粲》），“中和”这不仅是长吉所不知不识者，也是无勳勉之者。

长吉所缺少的就是“中和”。

他个人和他经历的时代都与“中和诚可经”的精神迥不相谋。

长吉既深爱古乐府的体制，故不务陈言。

举一个例来看：《许公子郑姬歌》有句云：“古堤大柳烟中翠”，我们也许感到太不习惯了，何以不作“大堤古柳”呢？

在长吉的天真眼界里，似乎不发生任何问题，“烟中翠”就是“古堤大柳”，本来无庸那么“分明”也。

我们平日常是不愿意多费一点力气，只愿享受现成词语，如此这般，而已。

一个苦吟诗人有两重心愿：一、他十分重视语言文字，二、他不为习气所束缚。

写到此，我想到姚本凡例有一句话是：“后人注之，不过诠句释字，皆以昌谷诗作说文耳！

至依文生解者，万不得一。

”是的，元裕之说得不错：“文章出苦心，谁以苦心为？

正有苦心人，举世几人知？

工文与工诗，大似国手棋。

国手虽漫应，一著存一机；不从著著看，何异管中窥？

文须字字作，亦要字字读；咀嚼有余味，百过良未足。

功夫到方圆，言语通眷属；只许旷与夔，闻弦知雅曲。

今人诵文字，十行夸一目。

阙颠失香臭，瞥视纷红绿；毫厘不相照，覩面楚与蜀。

莫讶荆山前，时闻别人哭！

”（《与张仲杰郎中论文》）这可以视为要诗人深通“许郑之学”的先声了。

但用在长吉歌诗上，也可也不可。

长吉不曾寻觅走上“学人之诗”的途径，但长吉做着乐府诗，必须通韵律。

长吉《七月》：好花生木末，衰蕙愁空园。

讲求声调的清赵秋谷注曰：“第三字不平，则律句矣”。

评论家潘四农说：“李贺此诗参用齐、梁，不尽合调，惟此句得法。

故赵氏特注此句以明之。

”此种甘苦，长吉所及尝，是无疑的！

然而，实际上，我们当然不复流为以昌谷诗作说文的地步，长吉才情，难得本不在字面，也不在内容，而在诗的实质的神异处，迥然不同凡响。

我们必须实学求是。

唐末，陆龟蒙《书李贺小传后》：吾闻淫畋渔者，谓之暴天物。

天物既不可暴，又可抉剔刻削，露其情状乎？

使自萌卵至于槁死，不能隐伏，天能不致罚耶？

长吉天，东野穷，玉骆生官不挂朝籍而死：正坐是哉！

正坐是哉！

P16-21

<<李长吉评传>>

后记

陶渊明《九日闲居》：“往燕无遗影，来雁有余声”，读之，启发我想到自己，无论如何，我也要留下点什么，虽未能及雁声那么美妙，也没有什么，总之，留一点事物吧。

否则，读书、生存始终无非自私太甚了！

丙丁间，我曾经同意毁弃了三十年来所积累的资料，特别是关于古代文明史的，恐怕堪称“粒粒皆辛苦”地得来的，完全毁弃了。

今剩余者，劫灰而已。

死灰复燃，有几星星呢？

追佚也难以拼凑了。

没有花儿，只剩下无可奈何了。

这里还残存的是：一、校订本《韦苏州集》、《梅花草堂笔谈选录》(名未定，全系关于疾病的。

)、《苦吟诗人李贺》，这后者，我想到叫它去见见世面，那是无可无不可的。

今全稿已清缮，现在还有写几句多余的话，录如下：张炎在《词源》里写道：“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，眩人眼目，拆碎下来，不成片段。

”这个说法，恐原出诸偶然谈笑间，流传下来，却很有名。

实际上笼罩了许多评论家和寻常读者。

清陈亦峰云：“此论亦予所未解。

窃谓‘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’，以诗而论，如太白‘牛渚西江夜’一篇，却合此境。

调惟东坡《水调歌头》近之。

……”又如冯梦华云：“《提要》云：‘天份不及周邦彦，而研鍊之功则过之。

词家之有文英，如诗家之有李商隐’。

予则谓商隐学老杜，亦如文英之学清真也。

”于此可下一转语，也可见张叔夏的说法是没头没脑的，极少准确性，绝不可从信言。

我的私见是，“七宝楼台”几可替换“白玉楼”，若移赠李贺，似更觉相宜。

不过，我应赶紧补足一句：我还要问问：何以要拆碎下来呢？

明张宗子《雷峰西照》诗：“残塔临湖岸，颓然一醉翁。

奇情在瓦砾，何必藉人工。

”雷峰塔是西湖十景，成为“残塔”是有意思的事。

而像“七宝楼台”与“白玉楼”，便都与残象的雅致毫无相通之处了！

它们是梦，其“奇情”便不会是现在“瓦砾”上面。

“七宝楼台”是建筑成功的。

如果你认为建筑材料本身不如，要不得，建筑来源并不限于材料，而且这是另一回事；怎么能够鲁莽灭裂的对待呢！

鄙意，整个的自然界，包括人类的一切，乃是“七宝楼台”，而李贺作诗，则正是先已来拆碎它，然后再建筑诗的。

谓予不信，请试读“白骑少年”的诗。

一九八三年，六月三日，朱青榆 于北京襟西精舍

<<李长吉评传>>

编辑推荐

朱英诞(1913.4.10 ~ 1983.12.27), 本名仁健, 字岂梦, 笔名有朱石笺、庄损衣、杞人、琯朗、净子等, 生于天津。

他是朱熹的后裔, 他的父亲朱绍谷擅长诗词, 少时享有“神童”之誉。

《李长吉评传(精)》为朱英诞晚年所著三种长篇随笔之一(另两部为《诚斋评传》、《梅花依旧》), 写成于1978年, 后又于1981年作“后记”、1983年作“后序”。

<<李长吉评传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